

剪纸作为投射测验工具的理论探索

陈思宇, 吴语城, 李璧臣, 王力伟, 刘可暄, 邱天夏雨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要

投射测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面临适用性困境, 突出表现为使用率低迷及评分标准与本土文化习惯不相适应。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提出以中国剪纸艺术作为投射测验工具, 围绕刺激的模糊性、反应的多样性与解释性分析三项特征论证其承载人格投射的心理机制, 并阐明剪纸在简单性与成本效益、敏感性、文化适应性三方面的实践优势。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构建了以对称性、镂空密度、色彩方案、空间构图为核心的四维视觉编码框架, 给出了标准化的施测程序与编码规则, 并明确了各指标在后续实证研究中的验证方向。本研究属于工具开发型方法论探索, 旨在为投射测验的中国本土化应用提供一条不同于标准化修订的新路径。

关键词

剪纸, 投射测验, 人格评估, 文化适应性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Paper Cutting as a Projective Test Tool

Siyu Chen, Yucheng Wu, Bichen Li, Liwei Wang, Kexuan Liu, Tianxiayu Qi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Hope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19, 2026; accepted: October 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Projective tests face challenges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s, mainly shown by low usage rates and scoring standards that don't match local cultural habit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proposes using Chinese paper cutting art as a projective test tool. It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ersonality projection through three features: stimulus ambiguity, response diversity, and interpretive analysi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practical advantages of paper cutting in simplici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sensitivity,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develops a four-

文章引用: 陈思宇, 吴语城, 李璧臣, 王力伟, 刘可暄, 邱天夏雨. 剪纸作为投射测验工具的理论探索[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0): 95-100. DOI: 10.12677/ass.2026.1510817

dimensional visual coding framework focusing on symmetry, hollow density, color scheme, and spatial composition, provides standardized testing procedures and coding rules, and clarifies the validation directions for each indicator in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is a tool-development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aiming to offer a new path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projective tests in China, different from standard revision methods.

Keywords

Paper Cutting, Projective Test, Personality Assessment, Cultural Adaptabi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提出

1.1. 投射测验的内涵

投射测验是以模糊刺激材料为核心的人格评估方法：向被试呈现意义相对模糊的刺激，依据其自由反应推断人格倾向与情感状态[1]。按刺激材料的不同，可分为以罗夏墨迹测验为代表的墨迹测验、以主题统觉测验为代表的图片-故事测验、要求画人树房子的投射绘画测验，以及句子完成、词语联想等言语类测验[2]。

投射测验的机制在于刺激材料本身并不明确，被试缺少现成的参照，只能凭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并作出反应，这些反应也因此透露出其内在的心理特征。Rorschach 最初即将其表述为将无意向、无特定含义的刺激材料呈现给受试者，使其将内在的无意识内容投射到对这些材料的解释中[3]。有研究认为，当模糊刺激本身并不带有确定的意义，个体自身就能在此基础上作出多样的反应，而评估人员则负责对这些反应进行分析[4]。

1.2. 投射测验在中国语境中的困境

投射测验早已引入中国心理学界，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困境，最直观的表现是使用率的低迷。戴晓阳与郑立新的调查显示，投射测验在中国临床心理学中少有人使用，罗夏、主题统觉等工具的使用率排名均在 25 名以外[5]；陈祉妍的研究也显示仅 14.9% 的被调查单位使用经修订的罗夏测验[2]。使用率偏低既与本土研究不足、专业人员及修订资源匮乏有关[2][6]，也可能与投射材料自身的文化适应问题有关。研究者认为，罗夏墨迹测验在国内虽经修订引入，但本土化研究仍显不足[7][8]。近期的罗夏墨迹测验研究表明，虽然存在统一的评分标准，但其国际常模在中国人群中存在失效的可能，而且也尚缺乏中国本土常模[9][10]。房树人测验由于无标准化编码体系、统计缺乏理论驱动、模型解释力弱等问题在国内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大为减少[11][12]。

究其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测验材料与评分标准同中国被试的文化习惯不相适应。吉沅洪指出，“画一棵果树”的指导语容易被中国被试误解为必须画出有果实的树，从而削弱刺激的模糊性[13]。赵慧莉与孟凡的研究发现，源于欧洲被试绘画材料的评分标准并不适用于中国被试。如“树根上有浓密阴影”“小土堆上”等指标在国内样本中极少出现，而中国被试常画的“树冠中的果实”等特征又缺乏对应的评分项目[12]。Orji 等的综述指出，投射反应本质上受文化规范、社会化过程与象征体系的制约，未经改编的西方刺激在非西方情境中可能放大误读与评估偏差的风险，本土化测验往往比直接引入的西方工具更能

捕捉本地认知与情绪特征[14]。综合来看,投射测验的指导语和评分标准需要适应国内的文化习惯。

1.3. 剪纸作为投射工具的引入

除文化适应问题外,投射测验还面临另一重困境:测验目的容易被识破。研究者认为,自陈量表在高风险情境中易受有意歪曲[15]。而投射测验之所以能绕开这一问题,前提是被试没有把材料识别为心理评估工具。一旦被试觉察到测验目的,就可能刻意调整表现,让自己看起来更好(即进行印象管理)。而“画树”“画人”这类指令如今已被大众熟知,被试很容易判断出自己在接受心理评估,印象管理的空间随之出现。树木画作为投射工具在隐蔽性上的优势正在被削弱。

若要延续投射测验的这一优势,就需要找到一种表达形式,它在大众认知里不属于心理测试,而天然被归入手工或审美活动;操作场景远离“考试”或“评价”;没有明显的“对”或“错”的标准;材料足够开放,能容纳自由的表达。剪纸恰好符合要求。在民间传统中,剪纸一直是装饰工艺和节庆活动的一部分,人们对它的认知来自审美习惯,而非心理学话语,因此操作者不太可能把它和人格测量联系起来[16]。剪纸的造型方式本身也是非写实的、高度符号化的,没有“剪得像不像”这类外部标准来束缚创作者,个体可以通过造型连接自己的内在世界[17]。各地的剪纸传统虽然风格各异,但都保留了表现手法的自由度,为多样化表达提供了充足空间[18]。剪纸由此天然兼具贴近本土文化和测验目的隐蔽两大优势,有潜力成为树木画等传统图形投射工具之外的一条新路。

2. 剪纸作为投射工具:心理机制与实践优势

2.1. 剪纸为何能承载人格投射

剪纸能够成为潜在的投射测验工具,不仅因其贴近本土文化经验、不易被识别为心理测试的文化身份,更因其视觉表达形式与人格心理机制之间存在可论证的关联。Santillo等在系统综述中将投射测验界定为以模糊刺激引发反应、从而揭示个体人格、思想与情绪某些方面的方法,并概括出三项特征:刺激的模糊性使个体需自行组织并解释刺激,反应的多样性体现为开放式作答、无对错标准,解释性分析则由主试基于观察到的要素完成[4]。该研究同时指出,投射测验的关键优势在于简单性、成本效益、敏感性与文化适应性,使其在评估过程中切实可行。剪纸作为一种视觉与触觉结合的创作活动,其作为投射工具的潜力,正好可以从这三项特征和四项优势入手展开论证。

2.1.1. 刺激的模糊性

投射测验的核心逻辑在于使用结构模糊的刺激以激发个体的自由反应[19]。一张普通的纸本身并无确定意义,其开放性为个体的自由投射提供了空间。当个体被要求“剪出喜欢的样子”时,纸张的空白等待被赋予形式与意义,而这一赋予过程必然受到个体内在世界——包括认知图式、情感状态、价值观念及无意识冲突——的引导。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个体在面对模糊材料时所做出的“定义情境”的努力,恰恰反映了他将自身经验结构加诸外部世界的方式[20]。Orji等的综述进一步指出,投射技术以模糊刺激能够引发无意识投射为前提,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弗洛伊德关于压抑与无意识冲突的概念以及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象征的理论,旨在绕过意识防御、触及直接询问难以抵达的内心世界[14]。纸作为一种兼具柔韧性与可破坏性的材料,本身具有丰富的象征意涵。它可被折叠、剪裁、撕裂,也可被塑造为精致或粗犷的形态,这些操作的可能性为个体提供了开放和多样化的情感表达通道。

2.1.2. 反应的多样性

投射测验不仅关注被试说了什么,也关注怎么说[21]。罗夏测验中反应时的长短、主题统觉测验中故事讲述的流畅度,均为临床解读的重要线索[22]。剪纸创作同样遵循开放式作答的逻辑,没有正确或错误

的样式标准,其反应多样性同时体现在创作过程与作品产物两个层面。在创作过程中,个体的下剪速度、运刀力度、构图犹豫或果断、细节取舍与修改频率等操作行为,可能从时间(启动与整体耗时、停顿分布)、操作(用力均匀度、剪切轨迹连续性)与空间(纸张边角利用、中心与边缘关注)三个维度,反映其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内外向及场依存-场独立等特征。在作品产物层面,剪纸作品作为内在世界呈现的视觉符号[23],其主题选择、形象特征、空间布局与结构特征——如尖锐边缘、封闭对称、比例失调——亦可如房树人测验那样提供象征性解读线索[24]。

2.1.3. 解释性分析

投射测验常被批评计分与解释过于依赖主试经验、难以标准化,但投射材料并非天然与客观化对立。剪纸可以采取的策略是将编码剪纸作品的客观视觉属性,如折叠次数、色彩种类、对称类型,这样可以在保留投射开放性的同时提高编码的客观性。剪纸作品造型遵循非写实、高度符号化的规律,折叠方式与剪刀操作只施加有限约束,而对称性、镂空密度、色彩与构图仍保留较大的变化空间,这种既有规则又开放的特性,兼顾了自由表达与可比性[18]。Zare 等对罗夏测验自杀指标的综述梳理出“视觉符号-量化编码-组合判断”的编码思路[25],提示剪纸的对称性、镂空密度、色彩与构图等作品属性同样可转化为可计数的视觉指标,从而兼顾投射的开放性与编码的客观性。不过,解释性分析的可靠性以施测者训练为前提:Orji 等报告,经过系统训练的施测者可将其评分者间信度提升至超过 $\kappa = 0.70$ 的水平,而未受训练者通常低于 $\kappa = 0.50$ [14],故剪纸投射的解释性分析需以标准化训练与编码规则为保证。

2.2. 剪纸投射的实践优势

剪纸能否成为一种可用的投射测验,不仅取决于其心理机制是否成立,还取决于施测是否简便、信息是否有效、与文化是否契合。其一,剪纸仅需纸张与剪刀,施测成本低、操作门槛低,无需昂贵设备与专门场地,便于团体施测,亦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学校、社区与基层临床情境[26]。其二,图形创作产物经量化编码后能够触及自陈测验难以暴露的情绪问题。研究显示,画人测验情绪困扰筛查程序对儿童情绪困扰的敏感性达 84%、特异性达 89%,树木绘画测验的特征性指标亦可用于抑郁症筛查,剪纸同样以图形创作为载体,其过程行为与作品指标有望具备类似敏感度[4] [27]。其三,剪纸的符号系统与中国人的文化经验高度契合。其吉祥寓意、民俗象征与节庆传统是本土被试自幼熟悉的表达语言,创作时无需额外的文化学习即可自然展开,不涉及罗夏墨迹那种跨文化理解上的差异[16]。就评估环节而言,剪纸的编码依据是其自身形式规律所决定的对称性、镂空密度、色彩与构图等视觉属性,而不是移植自西方样本的评分项目,不会出现树木画测验中源于欧洲被试的评分标准不适应中国被试的问题[12]。

综合来看,剪纸投射测验兼具施测简便、成本低廉,信息敏感,以及文化契合三项优势,且三者相互支撑,使其既能覆盖资源有限的基层情境,又能触及自陈测验难以暴露的情绪信息,还能在本土文化语境中自然适用。这些优势与前述心理机制相互呼应,表明剪纸有潜力成为树木画等传统图形投射工具之外的一条新路。

3. 剪纸投射测验的操作与量化指标

在论证剪纸承载人格投射的心理机制与实践优势的基础上,本研究将理论构想落实为可操作的初步框架。剪纸测验在采集时以统一红色宣纸为基础材料,向被试提供红、黄、蓝、绿、紫、黑六色纸与剪刀,指导语采用间接表述:“请剪出你喜欢的样子,没有固定的样式要求,也不需要剪成任何具体的东西,时间不限”。作品完成后,借鉴房树人测验“构图-细节-色彩”的编码思路并依据剪纸镂空、折叠、空间布局的形式特征[24],从对称性(完全对称、部分对称、非对称)、镂空密度(低、中、高三档)、色彩方案(主色与辅助色数量,按明度、色相、纯度归类)与空间构图(集中型、分散型、边缘型)四个维度对

成品编码。表 1 给出了初步编码规则，未来在进行剪纸作品分析时，应该考虑被试的先前剪纸经验、美术背景、精细动作技能水平等混淆因素。剪纸经验和美术背景可纳入到人口学信息中，精细动作技能水平应考虑用专门的技术测量方法进行评估。

Table 1. Preliminary coding manual for paper cut artworks
表 1. 剪纸作品初步编码手册

维度	操作定义与记录单位	暂定判定规则	记录与边界处理
对称性	以作品外轮廓及主要镂空图案为对象，考察沿一条中心轴折叠后两侧的对应对应程度。	完全对称：主要外轮廓和主要镂空均能对应；基本对称：存在清晰主轴，但局部图案、大小或数量不完全对应；不对称：无清晰主轴，或主要元素不能对应。	记录为 2、1、0；若有多个独立图案，以面积最大的主体判断，并备注次要图案。
镂空密度	展开、平铺后的镂空面积占作品外接轮廓面积的比例(H)。	$H < 0.20$ 为低； $0.20 \leq H < 0.50$ 为中； $H \geq 0.50$ 为高。	用图像软件二值化计算像素面积。仅计内部剪除部分，不计作品外部背景。
色彩方案	作品实际使用的可辨识色相数及面积占比。	单色：仅 1 种色；主辅色：2~3 种色且最大色块占比 $\geq 50\%$ ；多色： ≥ 4 种色，或无单一颜色占比 $\geq 50\%$ 。	记录色相数、主色及是否存在拼贴/叠色；同色深浅不重复计数，金银等特殊材料另记。
空间构图	以作品外接矩形为参照，考察主体元素的分布位置与离散程度。	集中型：主要元素聚集于中央区域；边缘型：主要元素沿边缘分布，中心留白明显；分散型：主要元素分布于多个区域，且无单一中心。	将外接矩形九等分；“主要元素”指面积合计 $\geq 50\%$ 的图形。无法归类时标“混合型”并保留照片供讨论。

四维指标目前只描述作品的外在形式，不预设其与特定人格维度的对应关系，属初步设想。后续实证研究可将其作为独立变量，与大五人格量表、抑郁焦虑量表等效标工具进行相关分析，探索剪纸视觉特征与人格特征、情绪状态之间的关联。由于四维编码规则与指标解释尚未经实证及大样本检验，其评分者间信度、重测信度以及跨年龄、跨教育水平、跨文化区域的适用性，均需通过后续效度、信度检验与常模构建加以验证。未来将在此基础上进行小样本的探索性和质性研究，研究群体涉及大学生、工作人群、退休老年人，以及可能的精神疾病临床患者。

4. 总结

本研究针对投射测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困境——西方投射材料存在跨文化理解上的差异，而“画树”“画人”等图形投射技术又容易被被试识破测验目的——提出以中国剪纸作为投射测验工具的构想。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围绕刺激的模糊性、反应的多样性与解释性分析三项特征，论证了剪纸承载人格投射的心理机制；在实践层面，剪纸在简单性与成本效益、敏感性、文化适应性三方面相对传统图形投射工具更具优势。在操作层面，本研究给出了标准化采集程序，确立了对称性、镂空密度、色彩方案、空间构图四维编码框架，并提出了各指标在后续实证研究中的应用方向，为投射测验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可复用的标准化操作框架。需要指出，本研究仍属理论构想，四维指标的编码规则与解释均未经大样本实证检验，仍需通过跨年龄、跨教育水平与跨文化区域的效度、信度检验与常模构建，方能确立其作为标准化投射评估工具的地位。

基金项目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514262116，《剪纸问心——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下的“新”理测试》。

参考文献

- [1] Semeonoff, B. (1976) Projective Techniques. John Wiley & Sons.
- [2] 陈祉妍. 人格评估中的投射技术[J]. 心理学动态, 1999, 7(4): 54-58.
- [3] Rorschach, H. (1921) Psychodiagnostics. Hans Huber.
- [4] Santillo, G., Morra, R.C., Esposito, D. and Romani, M. (2025) Projective in Time: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Us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ive Techniques in the Digital Era—Beyond Inkblots. *Children*, **12**, Article 406. <https://doi.org/10.3390/children12040406>
- [5] 戴晓阳, 郑立新, 等. 心理测验在中国临床心理学中的应用以及与美国资料的比较[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3, 1(1): 47-50, 64, 21.
- [6] 郭庆科, 孟庆茂. 罗夏墨迹测验在西方的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1(3): 334-338.
- [7] 陈歌, 严万森. 罗夏墨迹测验在临床心理诊断中的效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 30(3): 475-480.
- [8] 张愉. 罗夏墨迹测验在国内的研究现状[J]. 中华危重症医学杂志(电子版), 2016, 9(4): 279-282.
- [9] 王芙蓉, 付全先, 严然, 等. 基于罗夏墨迹测验的大学生网络成瘾识别指标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6, 34(3): 576-581.
- [10] 王芙蓉, 藏茂枝, 汪文馨, 等. 基于罗夏墨迹测验的高校研究生强迫特质识别指标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5, 33(1): 156-160, 189.
- [11] 严虎, 于慧慧, 陈晋东. 房树人测验在中学生抑郁状态调查中的应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5): 842-844, 848.
- [12] 赵慧莉, 孟凡. 大学生树木-人格投射测试的信效度分析[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5): 129-132.
- [13] 吉沅洪. 树木-人格投射测试[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 [14] Orji, L.C., Uzodinma, E.E. and Ishola, A.A. (2025) Exploring the Role of Projective Techniques in Modern Personality Assessment: Balancing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Niger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5**, 44-72.
- [15] Van Geert, E., Orhon, A., Cioca, I.A., Mamede, R., Golušin, S., Hubená, B., et al. (2016) Study Protocol on Intentional Distortion in Personality Assessment: Relationship with Test Format, Culture, and Cognitive Abi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Article 93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0933>
- [16] 吕焰. 浅谈我国民间剪纸的艺术特点[J]. 美术大观, 2004(4): 52-53.
- [17] 易心, 林曦. 民间剪纸艺术图形的象征意义及其造型规律[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2): 178-182.
- [18] 郑蔚珊. 漫谈中国民间剪纸艺术[J]. 装饰, 2003(10): 32.
- [19] Frank, L.K. (1939) Projective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8**, 389-413. <https://doi.org/10.1080/00223980.1939.9917671>
- [20]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Prentice-Hall.
- [21] Hall, C.S. and Lindzey, G. (1957)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Wiley.
- [22] Morgan, C.D. and Murray, H.A. (1935) A Method for Investigating Fantasies: Th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Archives of Neurology & Psychiatry*, **34**, 289-306. <https://doi.org/10.1001/archneurpsyc.1935.02250200049005>
- [23] Jung, C.G. (1964) Man and His Symbols. Aldus Books.
- [24] Buck, J.N. (1948) The H-T-P Technique.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coring Manual.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 317-396. [https://doi.org/10.1002/1097-4679\(194810\)4:4<317::aid-jclp2270040402>3.0.co;2-6](https://doi.org/10.1002/1097-4679(194810)4:4<317::aid-jclp2270040402>3.0.co;2-6)
- [25] Zare, F., Bakhshani, N. and Fardin, M. (2022) Rorschach Suicide Indicators and Constellation: A Narrativ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 Risk Behaviors and Addiction*, **11**, e124044. <https://doi.org/10.5812/ijhrba-124044>
- [26] Machover, K. (1949) Personality Projection in the Drawing of the Human Figure. Charles C. Thomas.
- [27] 史晓宁, 赵莹莹, 孙广强, 等. 树木绘画投射测验在抑郁症中的发展现状及应用[J]. 精神医学杂志, 2022, 35(6): 670-672.